

出

出

錦

錦
秀

室
册

謝枚如舍人章鉉書

子安尊兄大人閣下大著咄咄錄四冊紀載簡論斷

精兀遠掩鈞磯立談近抗倭寇紀畧與所著詩話相

表裏蓋缺一不可名山盛景也但尚當於輕重分合

之處加以消納淘汰之功使筆尾所不及之中有好

學深思者皆可恍然於其意也則更善吳此受始末

一節文實注意於何文貞然如此立題似近偏宕軍

興以來如此受者不知凡幾若張若程皆赫赫在人

耳目北受較之則遠遜矣殆不足為立一則矣陝甘

一編現事未竟文亦首尾未具且其文氣頗吞吐不

能劫達六逆並興而石陳李三匪獨有專條亦未協

鄙意以地為經以人為緯體例自然劃一忽地忽人

前著之未審不之效也紀抗事分則亦似太多又著

述各有所注意昔人野史多重敘事閣下此書則重

在立議編中諸論卓然不磨者固多然尚欲搜羅色

孕舉事變之原委時賢之規畫刪繁扼要以為後來
龜鑑所謂其文則史其議則某竊取者彼小說家自
不敢望也燕見無當於高深恃愛多言耳所有大著
或遠或留另草主覽甚欲各抄一副恨忙促恨無力
然鄙見決其必能千秋可立家矣來日不雨當走送
行旌順候禮安

愚弟謝章鉅
頓首

今有人於此耳目聾瞶手足痿痺也瘖瘖中有疣聚
問之醫可治乎醫曰可治問何以可治曰心未壞耳
夫盜一起粵西直濟癘耳自淪武漢而耳目聾瞶自
張金陵而手足痿痺其北則掠山左右直趨直隸之
天津於是河南之捻匪蜂起至今不靖其南則分擾
江蘇江西浙江福建粵及黔蜀於是滇南陝甘之四
部蠢動至今膠結不解嗚呼養癰者醫之庸扶癰者
醫之慧扶之而仍慧之力圭雜投迄今無效也瘖瘖
瘦瘠矣創深痛鉅豈止如賈生所云竊盜耶又豈止
如所云病瘡患疵耶雖立談之間為人痛哭豈得為
過耶雖然哭何為耶我朝之治近人之忠薄海歸心
垂二百有餘年矣以今日人心而論民心從亂泯泯
焚焚既如彼官心兵心之浮動一夫受挫萬衆皆奔
地利人和而不之恃又如此而曰人心未壞信乎曰
信也不觀此北之賊乎其渡燕河者十萬有奇試問

有匹馬反金陵者乎不觀南震之賊乎其馳逐各直
有者數百十萬不止試問有子遺歸粵西者乎自壬
子以來四陷漢陽三陷武昌今武漢之西勢固在也
再陷安慶疊陷九江連陷蘇杭今大江南北其遺民
安堵依然也賊陷湖廣諸郡縣而湖南人終覆其業
賊破福建上游諸郡縣而上糾數十萬圍丁盡藏其
衆大抵粵逆有亂民為導則勢如狂風急雨無亂民
為導則如街鼠狐豚以故賊踞城池城外即非所有
賊去之後立即反正賊即妄恣屠殺以威之不能禁
然則國脉之所以不搖者豈非人心之未壞哉彼貪
天之功頤痛醫頤脚痛醫脚枝枝節節而為之自以
為和緩復生嗚呼亦知治標治本之說乎所願當局
者了拯人心人心不疲斯國平矣

戊辰立春後一日步出道人自序於小湖

例言

此編所見之生與亂之所終始著於編
此紀事從實錄必証之邱參以近人紀載始著於編
此紀事從實錄必証之邱參以近人紀載始著於編
此紀事從實錄必証之邱參以近人紀載始著於編
此紀事從實錄必証之邱參以近人紀載始著於編
附錄若干條亦我出也故著於編

第一冊

桂：粵事緣起
賊陷武昌
賊陷金田
賊陷長沙
賊陷安微
賊陷岳州
賊陷永安
賊陷漢陽
賊陷

第二冊

空：揚州疊陷
桐城敗績
漢底
定慶北
九江
武漢
九合
江西北
金陵自
廣信

第三冊

珍：三河
金陵梯穴
杭州
皖豫擒匪
破湖州
丹陽表
破包村
蘇常
高榆渠
安盧

第四冊

單：黔事緣起
廣東寇警
滇事緣起
廣西餘孽
蜀事緣起
陝甘回變
福建

咄咄錄 一冊

粵事緣起

咄咄道人 編

國僑有言人道邇天道遠夫天道亦何嘗遠哉道光
 二十九年己酉四月二十四五日日傍見已小星或
 云太白晝見蓋粵亂藥於其時矣粵亂始自李世德
 元德兩逆平後洪秀全接踵而起秀全廣西潯州府
 桂平縣人祖籍廣東花縣生於嘉慶十一年壬子癸
 肥畧識字父國遊與母均早死素無賴初挾拆字法
 及命數惑鄉民後招集凶命獲送鴉片為生往來
 兩粵及湖南邊界土匪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皆其
 黨也先是勅辦夷秀全等勇觀軍營廢死潛萌不
 執雲山遂傳教胡以晚村內當是時洒血歃盟僅三
 十餘人嗣夷務議和遣教之勇多歸之所聚亦不過
 三百人而地方官以訪緝為辭致令秀全等伏匿山
 出出錄一冊

中蓄髮尺許，猶弋獲未幾，而李沅發茲事。巡撫鄭祖琛招敢死勇雲山，傳教之衆且出而應募，其打仗比官兵得力，坐是驕橫不可制。有石達開居大校村家，富饒，賊假其資十餘萬起事，僭封翼王。又有韋昌輝者，博曰：盜生也，因謬懸登仕郎匾額。官紳疊次訛詐，遂獻銀於賊，僭封北王。咄咄道：人道曰：自古國家惡言利，蓋利未見害，輒隨之。道光季年，寇亂漸萌，嶺橋駱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嘯梟嘯，四出劫掠，勾結營兵，脅吏無敢捕治。殆洪逆以秦西景教倡亂，粵西此白蓮八卦之餘風，劉之協徐鴻儒游魂為變，即此已。知賊不足平，其蔓延彌盛，實由人心趨於勢利，暗背護不奪不廢也。夫天下大根本，人人心趨於勢利，而巳矣。夫人心趨義，天下治；人心趨利，天下亂。洪逆之煽民為盜也，動曰：富貴盜何富？欲富云爾。盜何貴？欲貴云爾。

富貴湫不可知而欲富欲貴之心則結而莫解於是
園視而起不為民而為盜為盜無不死然不即死而
且可快其生為民當不死然不能遂其生則亦無不
死嗚呼民情大可見矣若解倒懸事半功倍有土有
人者亦知其變計乎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一曰
保富富人者貧人之母也不魚肉富人則貧人有所
庇矣一曰貴貴夫人未有生而貴者也然良知良能
實為良貴十室忠信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則人々存
貴於己者矣一曰柳奢奢者貧之漸窮者盜之招奢
非一朝一夕而然也風尚使之然也中人之產畝不
踰百艷妻孽妾妝首姚麗宮室衣服僭踰凶等豈所
以善俗而保家哉抑奢所以長使富也一曰明耻恥
者國之維人性今士庶之家評語德色既所不免而
宗族不相收鄰里不相恤朋友交利焉則疏故兄弟
之獄十牘而五宗族鄰里朋友十其二三猶昌而無

諱無恥甚矣無恥之極斯為盜矣明恥所以長使貴也今夫人之樂富貴而厭貧賤也若水就下然當夫衝蕩排決幾乎一往莫禦有隄防焉則不惟移其崩潰奔放之勢而反資其灌溉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而不費乾始能以羨利之天下不言所利以義為利如此夫

金田倡亂 道光三十年庚戌

廣西金田山村屬平南縣治與簾縣相連皆盜藪也庚戌六月太白經天鐫星入南斗光甚鉅洪逆以三百人自白沙至大集黨羽僭視太平興國首竄桂之南賀楚村舍搜資糧脅壯丁擄婦孺進陷修仁荔浦等縣所過居民房屋無有存者富室土猶發掘數尺官軍逐之急將就擒適廣東賊渠楊元青范運濟等敗率三千人附之勢遂猖獗巡撫鄭祖琛入告上起宮保林則徐於家赴粵督辦軍務以前雲南提

督張必祿副之旋擬給事中袁甲三奏叅祖琛欺飾
彌縫各罪飭廣督徐廣縉查覆祖琛革職以副徐署
巡撫嗣則徐卒於潮州必祿卒於潯州復起前江督
李星沅督辦軍務前漕督周天爵署巡撫後星沅卒
於軍天爵引疾歸初賊蠱起提督向榮自四川奉命
率本兵越境勅之旋調廣西顧不勅會匪而先勅游
匪曰會匪之與游匪未可同日語也於是自柳州慶
遠以至南寧之橫州四戰皆捷軍威赫然賞霍欽
巴圖魯名號迨洪逆猖獗將出窺潯當事飛書告急
日數至向弗得已乃由橫州移潯而洪逆已出山橫
不可制矣時星沅駐柳州蓋雖賊數百里云
咄咄道人曰嘗謂馮雲山楊秀清輩蓋亦薄有技倆
昔蘇東坡謂戰國無叛民鷄鳴狗盜之徒有四公子
收而養之蓋駕馭粗才即以消弭隱患乃使作賊石
勒能用張賓下第黃巢貽禍唐室雖曰天命豈非人

事哉

紫荆屯兵 咸豐元年辛亥

咸豐元年辛亥賊竄涿州至大黃江分擾桂平貴縣
 武宣平南入象州境二月命廣州副都統烏蘭泰馳
 往三月朝議發餉百萬命相國賽尚阿統禁旅督
 辦賜過必隆刀諭在事文武有不用命者即以此刀
 斬之五月都統烏蘭泰敗賊於象州六月初五日相
 國賽尚阿至桂林駐節興安二十七日都統烏蘭泰
 總兵秦定三分路進兵新墟勒殺千餘人賊復反走
 踞紫荆山七月初十日莫村開仗又獲小勝紫荆山
 前後俱屯兵都統達洪阿烏蘭泰率蜀滇黔東勇由
 四盤新墟攻敗之都統巴坤提督何榮總兵長瑞長
 壽經文岱率川楚潮勇由東鄉雙髻大梓擊賊之背
 十五日提督何榮進兵將雙髻峰猪思峽攻破直抵
 花雷峯地諸砦而都統巴坤駐山下持全軍不可行

賊得道賊屯新打缺鹽及火葯我軍嚴禁接濟刑賞
格及解散脅逆諸告示緒馮小山本使人潛入賊中設
奇離間意在內外相應使賊離異乃凌十八何名科
顏品瑤三股雖經殘敗而洪逆自紫荆偷以小洛奪
隘趨思旺破何紫軍於風門坳於官村由八筒水走
大旺野分水陸行陷梧州五十七都大黎里入永安
塘之時閏八月初十也
咄咄道人曰節相督師勁兵猛將雲集戲下此釜底
游魂聞風當自胆落何以兵鈍不利告功不時也粵
人言賊踞觀音寨聞林文忠公將至議入海又議縛
韋正即韋乞降公薨復擁之逸又言中堂駐節興安賊
亦阻懼後聞左右謹收譟遂玩之嗚呼賊亦人耳
人存秉彜是以司馬相而邊警自息張公來而蜀寇
自平也彼貴游者安得其為東山子弟哉先是何忠
武以宿將為提督在諸將中為能軍而或疑其偃蹇

周文忠公果敢任事而或疑其專恣李文恭公勤慎
謹密而或疑其怯懦於是互有異同遂有特簡將軍
總統之請嗚呼師克在和古有明訓奈何為此褊心
哉

賊困永安 咸豐元年辛亥

秋七月賊踞永安控濠以守以城南水竇村為犄角
九月賽帥移軍陽朔就近指揮催戰頗急而賊於永
安城外作壘包築厚牆多用銃礮眼牆內築挖地道
安放地雷官軍不敢逼視考咸豐初羅太何破壽春兵指火陷十餘担因永
安時並無有自西火指也觀此乃嘆城下群帥之難
自秋徂冬阻水相望十一月賽帥親駐永安督勦賊
窳議突圍走昭平壬子春二月十七日夜棄永安由
古東出烏蘭泰擊之生擒偽天德王洪大全而賊破
四鎮兵於龍察嶺長壽長瑞董先甲邵鶴齡四總兵
墜崖死時男賊僅存二千餘人女賊衣男衣得脫者
不為三千人或曰賊受圍久死乞枕藉值湖南賊李

巖通為官兵追勅逃附永安始突圍出直趨桂林都
統烏蘭泰戰於橋南死之賊之永安也鷄犬不聞而
賽帥馳奏克復檻送大全京師磔於市大全湖南衡
山人

咄咄道人曰賊萃永安官軍環之闕城北一面時江
忠烈以楚軍隸烏都護請掘長濠聚殲之都護不能
用也都護負氣與人多齟齬嘗上言練兵二十日即
可制敵喜此語可信耶古人稱紀律之師先之信義
而後能驅策之此時兵丁信義之不備久矣胡文忠
曰都護遇兵甚厚雨不張蓋謂眾兵皆無蓋也囊無
餘錢得餉盡以賞兵可謂一時人傑賊撲桂林都護
戰橋南是日割臂血入酒中與兵共飲痛哭誓師感
激慮逆者七百及戰兵有傷者而大將先隕在都
護忠貞貫日復何所恨然逆此無辨賊之人矣又曰
永安之民如不通賊何能接濟七月之久陽朔荔浦
出出爾一耳

如能後溝築壘何能直犯桂林古東之敗如得土人
指引協助何至全軍敗衄惟官不用民而民乃為賊
用此機一失禍患無窮可謂篤論是時群帥道遙河
上方以賊無能為在吾掌握之中矣就賊情而論當
破永安之始我軍皆遠在東南桂林北面空虛賊若
長驅直入二日可至碩竊號一城耳復困至半載之
久賊無能為誠可概見乃掉以輕心轉令出押將驕
而玩卒悍而僥也

賊撲桂林 咸豐二年壬子

二月二十五日賊棄永安二十六日以馬嶺翻山即
抵臨桂之六塘二十九日大隊猝至攻文昌門西南
門並於相距咫尺之象鼻山安設大砲正對城中日
夜轟擊砲子如雨嗣提督何榮開道馳回各路大兵
俱陸續踵至紮營北門震澤門外城中各團亦羅獲
奸細不致乘機內應民心藉以稍安然每逢陰雨之

中賊架雲梯向各城迭起環攻應接不暇幾陷者屢
矣賊每夜張宴得月樓笙歌達旦突於三月二十七
夜四鼓後擁呂公車多架向文昌門南門攻擊城上
拋擲火罐施放槍炮立斃悍賊數百人燒燬近城呂
公車多架嗣總兵秦定三常祿及杜勇張釗等連獲
勝仗二十九夜賊焚燬城外民房殆盡四月初二日
丑刻自海洋坪向東北逃竄不數日而有興安全州
之事桂林凡圍三十三日
咄咄道人曰時撫粵者鄒鍾泉鳴鶴也鍾泉守開封
值河決祥符十三堡春壬寅撫循有聲擢觀察未幾以京
兆召抵都未匝月命撫桂平既至以振作團練為事
而各邑各團以保城堡獲巨盜聞者指不勝屈麥二
邱二婆梁亞玠等十餘股均屬猖獗賴團眾力獲首
擒渠大半殲盡一切見於揆帥奏報中歷歷可考至
二月杪乃數萬大軍沿邊圍練竟令坐困半年之賊

得以飛越到省兵可恃邪圍可恃邪維時省垣只有
防兵千名二十六聞報韓侍御琦馳往九塘陽朔各
團催趲守禦甫集而賊大隊至矣以數千未經鋒鏑
之民臨以數千凶命何濟於事若非廟謨廣運向
提督聞道折回桂林必無瓦全之理胡文忠曰永安
竄逸之後官軍無戰不敗將星搖動侵軼省城勢更
猖獗兵將之勇敢多已傷亡餘人胆落怯不應戰告
急於粵東而粵東多寇餉運不繼楚省自保不暇救
援之人宏濟之畧相顧不發一策專待廟算而後行
又不能實力遵奉以慰宵旰是粵事直不可問嗚呼
諸行苟重臣宿將天子出節賜鉞倚為金湯乃如是
其辜責望乎又曰粵西之練數多於兵馳檄遠募遊
手惰民盡入籍中坐廢歲月漫無統領一旦餉絀職
為亂階近聞先索賞而後言戰交綏即退並有偷情
通賊者嗚呼用兵以來糜餉至千餘萬不止乃以養

此隱民乎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桂林雖幸瓦全
然而天下事不可問矣

賊屠全州 成豐二年壬子

四月賊由興安攻全州湖南寶慶營都司武昌顯以
所部勁兵五百會知縣某守城大小十數戰更率百
人登城賊內薄城根以熱桐油稀飯澆之十日之內
斃賊無算馮逆死亂軍中賊乃穴地燒濕薪烟障眯
目咫尺不能辨諸軍援全者皆壁十數里外城遂破
賊屠之於是執湖南陷道州湖南提督余萬清棄城
走賊取道江華寧遠至嘉禾陷桂陽郴州由永興茶
陵趨長沙擄脅之衆至是有五六萬人
咄咄道人曰賊之止也宜扼要以斷其接濟嚴兵以
待其逃竄賊之行也宜預擇精兵宿將攔頭迎擊以
遏其鋒沿途設伏以挽其勢賊去桂林後路有跟蹤
之師而前路無要截之將不知雷曰所謂防者所謂

堵者果能高擁牙纛會不驚心動魄耶時江忠烈公
 建議分防不如合剿遠堵不如近攻吾知防堵諸軍
 必為衛縶掩耳矣何以官村戰不利落職尋起復迨
 全州陷臥病桂林賽以九門提督受命督師朝議使
 駐興安所以遏賊南竄也而賽擁兵自重因循粉飾
 如是者二年且移帥陽朔託言就近指揮全州力守
 旬日桂林兵勇六七萬人竟無一矢之援坐使銳銳
 之士騰蹕奮發而無前者與士庶同歸屠戮於是賊
 軼湖南而天下遂受其敗參之肉其足食乎十月
 抵長沙有旨遣問賊在西北行期屢改不敢越湘
 陰二十九日始送江西入都隨并肆擾萍鄉令擣杖
 四十胤窳而去此令差強人意矣

賊圍長沙咸豐二年壬子

年疆臣大吏演迤庸懦日習於無事而禍亂猝起情
 狀百變肆應之未能則倉皇驚擾坐視名城大郡委

若既脫久之遣而自全狡焉以求免於尙外此功名
之不成而患害所以無終極也初粵賊被困永安州
聚而殲旃可指日俟既既繼之出隘奔騰潰漫若飢
虎入市狂蛟拔海蔓延半天下而首被其衝者惟湖
南五月道州陷七月賊自藍山嘉禾犯桂陽旋陷彬
州分竄永興永興賊由茶陵醴陵徑犯長沙距城南
及小西門窰穴於民廬攻甚急南門外天心閣地勢
高賊方柵其上知府街前浙江秀水縣知縣江忠源
有衡州信道趨援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帥所
部爭之力賊退趨移壘壘去賊之數十步共汲一井
擊林聲相聞自是長沙正南門受敵會偽西王蕭朝
貴中砲死氣大沮逾旬洪楊大股至杭言報復勢綏
復張九月二十九日魁星樓倒地雷殛城陷十數丈
四川越雋營參將張協中槍護中鎗死賊蜂擁陣上
副將鄧紹良率鎮守兵大呼躍而前奮勇搏戰殪先

登百餘餘奪氣散走督兵累土城復完十月初二日
 金鷄橋地審再發總兵和春堵之十八日復以地審
 環攻布政司潘鐸以木牌擲身身先士卒副將瞿騰
 龍力扼之二十日賊遂焚壘轟砲三聲而退長沙凡
 圍八十餘日程帥擁兵自衛西北要隘為賊衝出程
 帥者湖督高采也初賊陷全州悉載輜重舟中時大
 兩水漲由永至衡數日可達高采聞警走長沙知府
 陶思培留之不可提督鮑起豹亦議去永州尋裝衣
 戰捷人心稍固高采仍遠駐衡浚禱職遣戍
 咄咄道人曰賊去長沙潘忠毅公告督師謂當於要
 隘盡殲之江忠烈公請調重兵駐龍迴塘阮賊竄路
 諸將遠迤矣取前賊卒由龍迴塘竄出掠舟西道而
 東南大局隳矣雖然河西何嘗無人也方是時官軍
 四集兩廣徐督握重兵於高廉截其南竄而兩廣程
 督調兵紮守衡陽防其西北新約鮑起舊清兩提督分駐

永全交界扼要處所沅永靖道移駐靖州分兵扼守
開泰通道交界之古信屯以壯聲援以此星羅棋布
乃使零星股數合而流剽衝突江淮河漢間無一當
其鋒者所云防勒皆虛文而非實事也然則龍迴塘
即駐以重兵何濟焉天下事之壞匪自今矣往者川
楚之役額侯將軍條例積弊入奏始克歲功乃者武
昌三陷漢陽四陷自胡文忠公力更舊局始克屹然
復為重鎮為東西一大轉機然則治忽只在當局一
着精神耳自古良法美意虛奉之則虛文實行之則
實政不因循自振作不粉飾自綢繆伊周事業管葛
經綸豈真別有神奇哉是歲也呂文節公賢基疏請
下詔求直言畧言粵匪滋事也二年命將出師尚無
成效甚至圍攻省城大肆猖獗南珂豐工未合龍重
運之阻滯災民之屯聚在在堪虞河工費四五百萬
軍需費一千餘萬部臣束手無措必致培克腹削邦

本愈搖臣惡以為今日之事譬之於病元氣血脈枯
竭已甚而外邪又熾若再諱疾忌醫愈難為救惟有
開通喉舌廣覓良方庶可補救於萬一應請特旨令
大小臣工悉去忌諱一改泄之故習於時政得失有
可補救各抒所見盡言無隱以期集思廣益疏入流
之夫洪逆者一市井間無賴細民耳雖其黨楊石之
徒差復勝之亦非有雄才大略也即知長沙之圍在
兵法為頓兵堅城之下又背水面營當絕地且前有
大兵扼險後有追師馳勒洪逆方製偽壘僭大號群
下受封娶長沙民女彼豈真憚不畏死哉蓋我軍使
倆賊渺之久矣

賊陷岳州 咸豐二年壬子

岳州兩湖門戶川黔藩籬自古為重鎮地去長沙十
五里之城陵磯觀音洲再北之楊林磯遣人磯俱為
道洛扼要而南北疆吏既未遣一軍扼守將軍福興

廣督徐廣縉率兵追勦復遷延不進十一月初三日
賊大隊至即詐稱徐廣縉兵文武出迎城遂陷提督
博勒恭武道後伏法賊留四日去初八日警報至長
沙大府方迭為賓主也時賽帥遠問代以廣縉追武
昌不守廣縉獨駐岳州亦遠問云
咄咄道人曰兵法言不知地利不可行師目昧咫尺
毒流千里可勝慨哉是月初一日食十五日日月
食此高宗純皇帝所謂一月之間雙曜剝蝕災莫大
焉於是通政司羅惇衍疏請嚴飭廷臣實力修省以
回天變畧云在廷諸臣非不循分供職而違回慎重
之意多奮發振興之意久因而蒞官行政鹵莽粗疎
之弊久而游移遲就之弊多執持不定則號令之頒
忽行而忽止擔當不足則補救之術愈合而愈離行
一事牽制而不前發一議觀望而不決大員委蛇容
悅屬員專務趨承所爭在勢要而遇事皆為退讓好

重在身謀而辨公推事曰循人才曰卑國事曰壞此
 賈誼所以有厝火積薪之嘆應請勅廷臣將乎曰諛
 却取巧之積習一旦悚然改悔勿貪戀祿位勿頽惜
 身家悉屏拘牽瞻徇之私共圖持危扶顛之策事可
 行則行勿泥成例費可節則節勿避衆怨人可舉則
 舉勿限資序法可改則改勿憚更張易曰大蹇朋來
 當此之時誠非蹈虛襲故安靜無為所能了事人人
 實心實事方有成效而天下災可弭矣此曲盡中外
 泄沓惰態自古國家久安之後率以此釀成禍變可
 勝道哉方文宗初年英明嚴毅屏庸相求直言勵精
 圖治蒸蒸日上父老拭目望中興焉乃宵旰爰勞命
 將出師不惜捐萬萬帑金為民除害德洋恩溥竟無
 人能慰上意者蓋人才日卑國事日壞洵有如疏所
 云云已足役也提臣迨武昌又遭漢川回穀城本署
 聲稱前赴江南就醫囑伊子探聽消息緊急即報病

故將勅書原領劄付暨行營國防一併帶往河南詳
見張石御司馬亮基奏參諸摺謝放如舍人曰嗟乎
官方愈壞時事愈棘覲然求治並不知世間有羞耻
事是豈諸臣之幸亦豈國家之福哉至哉言乎吳桐
雲觀察曰恥心之凶非獨在下者有覲面目乞憐昏
夜之責也上之人重賄賂而輕禮義鄙夫妄人尤而
效之遂至冒利忘耻積重而不可返匪特此也上即
不通財賄而以喜怒為賞罰功罪莫分是非莫辨彼
見無功者之可以獲賞而有罪者之未必受罰也則
則亦何樂乎犯難捐軀輝利就害而不回易視聽亟
投吾意旨之所尚哉夫至用人而徒得夫揣摩意旨
之人則其視國家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宜若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動於中而其意寧有瘳歟先
君罪言曰前此道光十八九年間朝論以鴉片為患
中國之銀漏入外洋當是王公大臣會議外有督撫

題奏既設法嚴禁矣而臺諫紛紜奏請連篇累牘不
 過就此一事精益求精惡竊疑天下事固無有大於
 此者乎未幾嘆夷騷擾因無暇及至夷酋就撫深惡
 奸民浮薄子弟潛煽訛言動云弛禁此後內外臣工
 既不能實力奉行言事者亦竟絕口不復道是又因
 咽而廢食也且何時吃食此物者者不過閒散大員
 州縣俗吏耳今則責重之臣清晏之邊或亦以此為
 遊戲之具是恣之轉令盛也銀安得不荒甚至或謂
 銀荒不如盡死前禁令內地遍種罌粟花熬煮為膏
 自為買賣即夷人不得據以為利嗚呼我有短牆而
 自踰之是義罪賞奸宰天下之農民棄其嘉禾弗植
 惟非種之務滋而盡爭於錐刀之末也其為風俗人
 心之蠹何可勝言昔唐太宗有言與其得數百萬緡
 何如得一貢木匠閔邱妙臺諫中有慮及人才消乏
 者則可謂知本矣天下之大患將在才乏邪抑豈在

銀荒邪是必有能辨之者

賊陷漢陽咸豐二年女子

初賊去長沙竄鄉欲由益陽傍洞庭取常德抵益陽
得民舟數千遂順流而下過林子口出洞庭陷岳州
得吳三桂砲械分水陸以東陸賊為胡以晚李開芳
林鳳翔水賊為楊逆秀清石達開漢口聞風自初六
至初十連徙一空至江夏官軍疑為賊殺三十餘人
而賊運煤渣百餘艘中伏二千入漢一路
江防轉莫之問十二日漢陽遂陷漢陽者黃玉崑
也陝西副將朱翰陣亡知府董振鐸卷戰死
咄咄道人曰丙辰胡文忠公尅復武昌上言鄂之不
先必須先固漢陽蓋漢陽為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
一府而漢陽則可通八府也查歷年湖北之失在於
漢陽並不設備江面無一水師下游小挫賊遂長驅
直入束手待斃莫可如何前車之覆殷鑒不遠應請

於武漢蒞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一萬人日夜
訓練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
勢朝議從之何是而曩年四陷之地石逆遠開陳逆
玉成雖屢窺伺而卒不敢輕犯江忠烈公曰地利云
者非僅圖史所載山川一定之險也視賊出入之繼
橫而先為之防察賊分合之勢而遙為之制雖漸車
之澮數仞之岡苟形勢在所必爭即機會不可偶失
請以近事明之全州襲衣渡之戰賊鋒已挫宜連營
河東斷賊右臂道州之役賊勢本孤宜屯七里橋扼
賊東竄長沙之圍賊路俱窮宜駐龍回塘土墻頭堵
賊西潰之路他如道州雙牌連瀟灣六十里之奇險
賊入死地而繼之生湘陰之臨資口岳州之石陵磯
皆水陸必爭之隘而放之使道利害昭然猶堪覆
事前未及虛心體訪預為網繆一潰難收悔之何及
計自逆匪滋事以來要地之疏防機宜之坐失指不

勝屈此皆宜引為前車之鑒者也

賊陷武昌咸豐二年壬子

武昌地據上游昔陶桓公出為盟主荆平巨憖實以
鎮守武昌其勢足以控制長江自國家久安之後疆
吏狃於因循軍旅既所未聞世務亦所不習內訌愈
卒外盜乘之十二月初二日黎明石逆由文昌門入
全城悉陷而當事者方酣醉夢也江夏縣知縣繡麟
持矛巷戰死楊文軒者逸其名湖北人家城內以千
總充巡撫巡捕官賊入引巡撫至其家從容請盡節
代挽帶縊之 中梁侯氣絕掩藏畢痛哭再拜亦自經
也賊於是分陷黃州九江如入無人之境蓋鄰戒蕩
然矣全州之陷也提督何榮華職尋力疾助長沙守
解圍迨賊過湘陰鎗中馬腹馬斃川兵救免賊陷武
漢不能救也至是薄武昌城下石逆出大東門苦戰
戰輒挫遂遣賊踞武昌蓋一月而索至九江補湖北

提督予欽差大臣關防統諸軍事

咄咄道人曰自來堅壁清野之策用於西北不可行

於東南蓋西北地曠人稀家務本業東南則商賈闐

集游閒之民奸宄之輩相錯於路武漢一帶港汊紛

歧如之何其能堅壁清野也且堅壁清野必以保甲

之法相輔而行不先認真保甲而遽言清野野能清

乎不先認真團鄉而遽言堅壁能堅乎常漸陔中

丞誤用同知唐某之言寇未至先焚城外民房遂令

民怨沸騰敗於俄頃厥後曹卓如先生昔四川亦以

堅壁清野嚴飭所屬無何賊躡川東北驅直薄成都

城下嗚呼言之非艱行之惟難良法美意與時宜之

古之聰明睿知通變盡利推行盡神者夫

賊踞金陵咸豐三年癸丑

癸丑正月初二日賊下窺初賊至湖北勢窮蹙既得

武漢所獲資糧軍火不可勝計自益陽至蘄州所擄

民船戰船約萬餘艘男婦約五十萬人旌旗遍野帆
慢蔽空至此竟成燎原之勢官軍望風披靡賊遂薄
九江而下十七日未刻到安慶戍刻城陷巡撫蔣文
慶死之賊屠四日去直奔江寧先是蘇撫楊文定駐
江寧江督陸建瀛進防江皖建瀛以滿江紅十二送
其孥歸此十二艘者途次為賊所擄大沮自九江一
晝夜奔回金陵安慶因之而潰復撤采石阮險之師
入城閉閘謝客二十五日夜賊船由太平府四合山
順流而下二十六日辰刻福山鎮總兵陳勝元迎勅
死之二十九日賊至聚寶門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地
道砲發崩賊登砲又發石飛起跌落無數亡命踣賊
尸上官軍奮擊之方爭割賊首報功而賊大隊已以
水西門斬關直入矣外城遂陷建瀛乘輕輿遣亂兵
殺之上元令劉同纓朝服趨龍王廟前塘水死前廣
西巡撫鄒鳴鶴浙江總兵湯監汾殉難駐防將軍祥

厚副都統霍隆武卒官兵守內城滿洲婦女登降十日

一日內城陷卷戰藏馬文定聞建瀛九江之潰即日

遣遠京口自請守水洲一帶蔽入蘇道路復道江陰

後共京口副都統文藝俱遠問遣戌二十一日陷揚州

李開芳羅大綱林鳳祥陷鎮江府二十二日僭立宮廟

分踞浦口瓜洲各隘於是稱江甯為天京僭立宮廟

徧佈偽書廣署偽官創立軍政令金陵城內男婦不慮

館女歸女館百工亦皆有所歸慮隨營者隨營不慮

者各歸其家出城者准手攜不准擔挑男女雖母子

不得交談出榜安民安民之浚不論何官何兵入民

房者殺分遣逆黨四出北則犯河南及山左右而趨

直隸之天津畿輔戒嚴南北則分擾安徽江蘇江西湖

北咄咄道人曰聞諸金陵人賊至其陸路營二十四

每咄咄道者約二三百人少者約五六人粵賊不過

每咄咄道者約二三百人少者約五六人粵賊不過

十之二三餘皆擄諸湖北安徽諸省倘遣將出師紮
營城外未嘗不可以大勝多賊亦不得怨開地道自
閉城後聚寶門外箐袋行齊心殺賊賊幾敗不料城
頭開砲遠傷箐袋行人也無遠駭散祁方伯宿藻坐
此嶺血死其水路賊船自新州載勝關上游夾口泊
起至七里州下游夾口泊止船雖數千究之勇約四
五萬女約二萬幼童約一萬且船密排於夾江之中
偽王船泊於中既設於上下載柴草內藏引火之藥
三路縱火則煨燼矣乃閩城人不計及此可慨也雖
然此特事後言之耳當其時大帥狼奔奸民蠱起上
下搶攘惶惑之中乃欲其陳兵閩外以壓凶鋒設伏
江口以楚水寨是屯細柳者不必條侯燒赤壁者不
必周郎也有是事乎夫粵事初起大吏因循意亦思
有以鎮撫之不敢輕動蓋誠見夫武備之弛兵氣之
弱國帑之支絀人心之浮偽怯懦實非旦夕所能挽

田設使辦理不善禍端一發不可收拾轉不如鎮靜
之為愈也迨紳耆告變方用重兵議者因謂明季撫
寇之誤非一舉而撲之殆於不可既而大兵雲集大
帥虞更轉盼三年竟一潰至此豈自今而然哉先
君有言天下積重一日巧官次則民風何言乎巧官
也當其未仕揣摩為庸庸軟熟之詞章曲投時好及
其既仕忍耐於俯仰浮沉之風會規合檄宜以闢葺
為長厚以貪酷為才能以便僻佞口為諂練世故天
下無事獨可一旦有事驚疑狂顧不知所為其點者
甚至藉兵餉開銷彌縫虧空假軍功虛報冒濫梯榮
人見其有效也斯爭趨之矣此皆科名顯達其他鹵
莽武夫冗雜微員可勝道哉夫官者民耳目仕官而
為商賈之行則勢利之中於人心而民相習成風也
亦因其時凡民有四士也而為訟師矣農也而抗租
稅矣工也而財用屈矣商也而違禁私販矣風氣日

益偷財力日益匱勢且岌岌乎官民交德若夫外海
內奸一時潛煽意外之變本不足乎誠使各直有官
民素自矜奮備禦有方雖絕其少水制其死命可也
又何至時事如此之倉黃哉

附錄顧祖香孝廉壽楨孟晉齋文集劉令君傳
劉令君同纓者三吳之循良者也字清溪江西石城
人以拔貢生令於吳辛亥未上元陸建瀛之潰於楚
姚而免臥漁艇腹一日夜駛九百里遠叩江甯江甯
大搖戰守無可恃而劉令君於是城守死先是壬
子歲十二月天子以武昌既陷詔陸建瀛建大將旗
鼓防九江以利便擊賊江上下皆設戍賊狐疑莫敢
東嚮而陸瀛乃始以歲盡過安慶當此之時將軍祥
厚都統霍隆武蒞駐防旂兵祔宿藻為方伯而蘇撫
楊文定未助守陳鼎者士人也與吳謙吳春奎共建
策十三堵禦之策五扼要察哨稜紀律招技勇守備

之策八安民積糧圍丁教戰據險守城備器械約視
 令謁劉令君以告方伯趨急行之令君獨號召健兒
 得五百人於是潰警聞矣揚文定亟追去令君出獄
 中盜數輩進諸庭曰嗟呼誠壯士賜之食食已則曰
 汝固無所得生也雖然跳蕩汝職也今粵賊且至汝
 誠能善所死者則莫如教健兒以戰戰而不死必有
 功汝則美願皆對曰願效死即盡破其械使日督五
 百人練陸建瀛之既奔也愈卒撤戍卒自衛沿江空
 無兵賊尾而東無留也陸建瀛既返之旬日賊糜至
 薄江甯南郭南郭故多杜夫業運米所謂箬袋行者
 也聚千人與賊搏搏且勝請繼陸建瀛堅弗許曰右
 然則勿以巨砲擬我後曰諾忽鋒復合陸建瀛懼甚
 趣燃砲祁方亟止之曰投氣忘器即奈何令箬袋行
 人與具死弗聽砲出祁撫膺大慟曰殺吾多少赤子
 矣因嘔血翌日而卒眾亟請以劉令君攝藩政俾專

董統陸建瀛又弗許衆遂瓦解當是時向榮追賊急
而奇善陳金縷亦且至賊晝夜治攻具期必破陷令
君帥其五百人南北亢蔽宵旦暴露飲食不以時又
素若羸疾面目灰槁殆無人色有謀於門曰向軍門
使者也大軍踵至速啟門納我徵其符則合陸建瀛
且進之令君曰不可惡有賊勢厚若此而容兵之使
能完其符信至者哉且向公規知兵乃不角賊城外
而亟入城盍察之果賊所使賺門者也以是得不敗
金陵城版築舊矣賊穴地儀鳳門外幾及城或聞鑿
土聲以告陸建瀛笑曰妄耳顧實惴惴恐計無所出
時陰霖浹旬賊晝則攻掠夜繫燈馬尾往來馳突又
撤高座寺阿羅漢像設佈南門橋上各置一燈守者
大驚亟擊以砲阿羅漢設皆金所為亾能傷明夕復
然砲日夜不得休城堞侈剝危若敗堵將軍曰城不
固矣無為復撼之莫之聽又昇臺十斤巨炮立城上

葑作城崩數丈許賊蠡涌入入者二百矣劉令君帥
所蓄健兒突閉橫截其尾賊不得出入擊斬殆盡城
復完時癸丑二月初九日也是夜將旦腥霧塞空際
人咫尺不相顧賊梯而登奮幟大呼副將程三光沈
鼎斃死城上眾遂潰令君乃以五百人卷閉賊至益
眾殺聲殷街衢巷陌盡火所部傷潰畧盡令君知不
可支亟馳歸冠帶坐堂皇朱書於紙曰示來賊毋害
我百姓願以身代榜諸門則急趨龍王廟前塘水死
明日駐防城亦破將軍祥厚都統霍隆武皆戰死而
陸建瀛方攻急時猶乘肩輿過駐防城下人皆見之
蓋死於小營
論曰方令君內諭群盜外延地庶士攬涕抗壞有吞
逐攘敵之心意其挈全城以報天子也遭蔽賢之時
與成俱康終不得一逞將非天耶願其所成就已卓
於藩翰巴士之懷抱知勇居下位不獲濟蓋可勝道

邪然當承平累照陸連瀛之名滿天下又烏識令君
之盡忱烈烈若此哉

孟晉齋義士張繼庚傳

張繼庚字象元江寧縣人父介福以甲科累任知縣
繼庚亦諸生癸丑之難諸生王京雄首拒賊不勝赴
死又數月夏家銑以言賊死又數月繼庚死金陵義
士前後無慮百數三人死最烈繼庚既陷賊中推德
死無益因與賊通往來偵伺間隙賊刺括男子盡入
營下令蓄髮壯者編軍伍弱隸各衙各衙者賊所聚
鎗重糧糈類所云聖糧聖庫者也老者充牌尾而別
拘婦女為館館二十五人刺竹綯索昇鞞浚濠稍不
力鞭撻相踵凡男婦日食成仰於賊人給米數合十
日一散而各與寸紙為符趣聖糧受給曰飛子鈎距
竒密雖父子不得相顧洎大軍聚城下邏斥益嚴然
賊固豺豕群門者獲厚賄即亦背其首繼庚出入繼庚

以是得與大軍通緝同志數百人潛署一名狀與大
 軍約期以某夜奔得勝門近軍入剪髮為信內外合
 擊城可舉而覆也約既成及期夜三漏下繼庚帥百
 五十人默啟得勝門守者覺即殺之斫門門開而大
 軍失期不至環城外多賊壘阻不出亟散匿他所歎
 醫馬甲者險賊人也洩其謀於賊賊令在伍者以四
 更畢會人給飛子歸其伍毋得妄動散匿者無與焉
 平明捕至繼庚知不免亟納狀口中且嚼且咽縛至
 賊庭詰所與同謀者慘毒備至即佯以哀服歷以賊
 悍酋對賊憤其內訌隨指隨殺之蓋不啻十人矣賊
 悟其謀益恚遂轅繼庚始終未言同謀者復家銳者
 與繼庚同陷賊憤逆敵恣睢官軍不以力討楚目矧
 心日夜悲咤發為歌詩河九元詆群醜倂然激而不
 撓者也賊禁民食烟以為大僂家銳故犯之賊怒搜
 其身得所為焉賊詩禁袖皆滿載脅散地則囚之而

遠其母若妻於女館家銑見母至幾失聲其妻笑曰
若安得有母而服猶在身而忘之耶賊以五牛生裂
家銑並殺其妾母竟獲免又有他自修者賊脅就偽
試作文言賊冀速死賊竟不之殺卒自縊蓋在繼庚
後王京雄之死也亦有詩曰生是清朝人死是清朝
鬼慷慨赴清波誓不從賊匪聞者壯馬
論曰夫蒙難而貞士之所甘也而或絀於尺蠖夫將
有所為寧隱忍而就功也一發失援而燼以其朋悲
夫復倪二君罔求濟於世而銑鉞其筆彼豈無所能
激於人而自伸者乎而君王者乃又以殺賊死匹夫
之志信於三軍傷已

奴庵附錄庸菴海外文編書沔陽陸帥失陷江
寧事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立夫以道克
季年由監司致大用頗英饒任事好談經濟有蹇

然當官之稱亦稱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敘浦
 麗正基仙舫邵陽魏源然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
 和陳兵碩甫等皆為所羅致又謹事當路諸公得
 驩心諸公既驚其能爭為揄揚由是聲望蹕起眷
 倚日隆天下有大政益埤之咸豐六年粵賊出嶺
 嶠越洞庭湖而北勢張甚陸帥時在豐工督辦河
 南合肥事宜嘗送容語幕客群盜弄兵令盜不摧
 然實耿遠畧當今若無任事者耳因屬草疏擬戰
 守事四條以上文宗嘉之諭令察度軍情如必親
 往扼要調度可即酌量籌辦不為遙制又令分飭
 文武大員於水陸要衝節節嚴防毋稍疎虞陸帥
 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在小孤山設防不如
 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上授為欽差大臣並賞遠
 顯品頂戴命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甯冬十月
 陸帥由豐江返江甯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調

兵募勇倉卒未集上游羽書猝至寇警日棘乃以十
二月庚寅祀纛出師梅東西梁山及荻港各駐兵千
人防守請由江蘇安徽巡撫各數酌撥道之先是陸
帥冰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遠
壽春總兵思長為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
千先行陸帥自率總兵數百親兵數百典貢弁幕客
乘舟溯江信道前進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賊去武昌
盡銳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舳艦十萬中江而下新舊
賊道兩岸夾江分馳當是時海內承平久武備日弛
綠營兵猶積疲不可用陸帥兩次所遣進防老眾峽
之兵皆畸零兵將不習分數不明既到防艤每江岸
並不度地為營自固綠營兵於浚濠築壘亦本非所
諳偶或登岸操演飾應藝以炫眾見者皆目笑之聞
賊將至膽寒氣索船已漸稀矣乙酉夜思長與賊遇
麾兵進戰中礮墮江死師潰陸帥先以十二月乙巳

非勢堅半為防駐蹴引續甲抵疾上瞬
經即臺里東守營安軍鋪寅廣行馳次
營可巨兩南守眾山慶軍飾寅已濟蓋
數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年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不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為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功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且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必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有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精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練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陸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軍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及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水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師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互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相徐砲岸屏固概陸追飾巳之蓋達九

聯絡方收實用無論當事未見及此即使知之甚明
沒有其事權才力而賊勢如潮湧如風雨之驟至亦
斷不暇辦此則亦不能盡為不辦者咎也陸帥經越
小孤不敢留標兵戰船一夕不知所往自是賊直逼
瀕江數千里如入無入境矣陸帥乘肩輿過安慶城
外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陸帥照執搖手曰賊勢
浩大萬不可敵蔣公邀入城同守不聽壬戌賊陷安
慶蔣公殉焉甲子陸帥至江甯隨行僅十七人並兩
舟而巳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會
城撤蕪湖荻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禁山聲言將親
督廣艇登舢板船進防東西禁山未及行師船已不
戰而退將軍等致書邀令仍赴上游迎勦不答請結
營城外為犄角勢亦不答將軍等請商戰守事稱疾
不出凡閉門謝客者凡三日楊文定稱總督已歸即
曰疏移守鎮江於是將軍祥厚魏督福銖洪阿副都

統霍隆武布政使祚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
 寇狀有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者交祥厚拏問委貞解
 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防守鎮江祥
 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然驛站相距二千里比
 奉詔旨已在城將陷矣賊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
 十餘萬兩米四十餘萬石登舟去仍留賊守安慶丙
 寅陷太平庚午陷蕪湖辛未福山總兵陳勝光以水
 師迎戰蕪湖眾潰勝光中砲墮江死壬申賊前隊薄
 江寧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砲齊發欽軍不動甲戌
 大隊悉到聯營二十四座賊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
 里洲廣集莫紀其數明日眾賊傳於城下携具仰攻
 晨夜不怠兵民協力固守眾寶門外木商自募練勇
 殺賊賊將敗矣城上開砲助威談中數人練勇駭散
 祚宿藻望見憤甚嘔血死賊在儀鳳門外靜海寺中
 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寶火為其中二月乙酉旦震

聲訖然地雷發城潰賊驟登第二雷又發殪賊數百
官兵躡跡獻馘飲賞守陴兵轉寡賊大至因調西北
隅防兵北嚮堵禦相持正急別隊賊紛於水西門噉
噬衝入官兵潰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陴守
禦內城又陷死者四萬餘人忠勇公祥厚果毅公霍
降忒壯敏公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知上元縣劉同
撰公朕坐堂皇驚賊死之前廣西巡撫鄒鳴鶴隨辦
南防亦死焉前定海縣總兵湯貽汾告休僑寓從容
賊絕命詩自縊官民被驅脅屠僇者無算陸帥乘小
輿往謁將軍遠至十廟前遇賊叢刃斫之瓦上命賞
還籍沒家產給卹典贈謚御史方俊疏論之乃撤卹
贈仍遠總督銜江南上追然陸帥不能禦賊浮議
籍之謂陸帥實已降賊建易守備汪大臣稟報大帥
何志武公謂望見陸帥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向公
訪城中逸出兵民陸帥實於城陷時被殺劾大臣誣

錢上官抵罪遣戍職既陷江甯踞為偽都益縱悍黨
四出大江南北十餘行省皆為震撼前浚用兵凡十
二卒而始克之嗚呼何其失之易而服之難也夫數
百年一遇之浩劫如有數焉存乎其間或非人力所
能挽回當道咸之際民不知兵強寇竊發嶺外其勢
焱忽震蕩是時湘桂軍淮軍風氣未開疆臣武臣但
倚疲窳涣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點悍方張之寇
譬如驅群羊以咋餒虎掇槁葦以燎於洪鑪至則靡
耳必由吏治軍政錮習積弊釀於百年之間其咎不
在一一人亦非一手足所能為即使中興諸賢驟值此
變亦將束手陸帥總督四布政司權力最廣受人責
備亦最嚴總督之權統轄綠營耳彼閭境營兵按其
籍當不下十萬而虛額頂冒去其半守泚及武員私
役又去其半所以徵調半半僅得數千人而上此數
千人者皆未習戰陣遇敵輒北不啻坑塹一兵是總

昔亦徒手耳以徒手之人責其捍蔽江東西全境庸
有濟乎嗟乎庸天下之威柄者負天下之指擣者也
陸帥狃於承平之時照藉回家寵靈令肅風流無嚮
不濟不悟兵事之難須歷有實練更非河工諸事可
比乃欲藉出境禦寇塗飾庸衆耳目上希寵眷邀取
軍符以為榮賀然一行茫無布置固無不償事之理
而使陸帥於賊未出嶺之時預籌巨款踴拔良將募
練一二萬人為生力軍以備迎勦最為上著然此等
深識遠慮未可以責之陸帥且賊踪剽疾亦實措手
不及其次則專駐江甯就所用之兵與餉力保會城
並在采石磯東西紫山相機堵遏但能固守一月待
向軍大軍一到可以不陷乃計不出此挈數千疲弱
之師進守鄰疆不必守之地而於部勒之起控扼之
方策應之機睦然不知為何事躬未到防輒以敗潰
又復倉皇退避窮日夜力狂奔走以為民望至使沿

江上下將東兵民禱風逃徙無一堅城稍阻賊勢既
返會城自慙喪敗不與將軍等會議防務以致城中
無所遁徒生失事機此其誤國誤民之大者也蓋總
督不出則已既出而九江失守惟有駐守小孤山為
死所均之一死較之死於江寧為愈矣陸帥不善自
計及既遁逃失勢威望掃地官譏殆無一事可為而
其始則猶誤於遠出也然則人生不幸方多事之秋
都崇高之位苟無閑識以慮之毅力以居之其不至
誤全局而自蹈僂辱者哉

賊躡安徽始咸豐三年癸丑

安徽蹂躪次於武昌而受禍尤酷癸丑正月十七日
未刻賊至安慶戍刻城陷屠四日去官軍旂幟克服
五月楊逆遣偽豫王胡以琬等由英山犯太湖竄出
洪家埠奪船意圖東下旋陷安慶掘之撫臣移駐廬
州以圖規取十月秦逆日綱由清涼菴至十里館犯

集賢閣各路兵勇接戰失利游擊賡晉太伍登庸死

之未幾由集賢閣陷桐城陷之按察使張照字景宇大繼陷舒

州總兵恒興退四在籍督辦團練工部侍郎呂賢基與隨營

通判徐啟山殉難於行館奏帶刑部主事朱麟祺接

仗陣亡胡逆薄廬州十二月十六日乘夜大霧縋城

且發地雷雷四更城破巡撫江忠源力戰死同死者布

政使劉裕鈴池州府知府陳源充巴革藩司李本仁

同知鄒漢勳胡子難副將松安雲南鶴麗鎮都司戴

文蘭雲南儘先都司馬良勳縣丞艾延暉興福等而

廬州府知府胡元煒竟降賊提督和漕督福濟先後

奉命援廬州未至城陷以福濟巡撫安徽甲寅二僞

將孫寅三等竄祁門復繞而南忠太平府學政孫恩

銘殉難五月署六安州知府茅念劬赴復州城閏七

月參將張國樑赴復太平府城復元於是太平已三陷矣和

春福濟自癸丑會攻廬州雖救英山閏七月英山旋復不守已和

同季孟群飭都司盧文熊等又復盧江
戊午二月再陷再復

踰一年乙卯十月克之丙辰正月收復舒城而寧國
陷於三月皖南逆氛復熾其復南帥向榮卒於軍和
春馳赴丹陽接統軍務秋金陵賊黨自相屠戮石逆
去寧國郡解皖南軍務浙江提督鄧紹良遂復寧國
老兵過其衝相持兩載為浙屏蔽巡撫福濟亦收復
無為廬州巢縣以壽春總兵鄭魁士督兵攻相城丁
巳三月魁士兵潰文武大吏俱獲譴命湖北水陸軍
協堵而陳逆玉成自柯城趨擾蕪黃迭經懲創敗回
遂糾合河南擒匪撲廬州及巢縣擊却之嗣蹙三河
窺伺廬城戊午鄧紹良敗於灣沚自燔其營死廷議
以福濟師老無功命勝保為欽差大臣調揚防之侍
郎舒同書巡撫安徽郡辦軍務而廬州復陷七月總
兵蕭開甲知府武功死之楚軍之克湖口也乘勝收復
安徽望江東流銅陵三縣而陳逆駐太湖糾擒匪犯

商城固始窺光州六安窺隋棗一路陷黃安鄂撫胡
林翼建議謀皖復太湖潛山無何三河敗績潛太復
為賊踞且復陷徽州之婺源已未陷廬州大營署安
徽巡撫事布政使李孟群死之六月陷定遠縣前淮
陽道郭沛霖知縣周佩濂死庚申春欽差大臣勝保
飭赴河南皖省軍務特派北京堂袁甲三督辦責令速
殲醜類正月克復鳳陽府縣二城然賊仍於皖南窺
擾疊陷涇興旌德而廬州定遠久陷賊中無能規復
也二月初三日廣德州失守闖入浙江之安吉縣距
杭城一百數十里杭州於是乎陷七月金壇失守知
縣李淮叅將周天孝等死之八月徽州府失守道員
李元度道九寧圍失守提督周天受皖南道福咸等
死之嚴州於是乎陷副將劉九貴陣亡辛酉全浙淪
陷實基禍於此自粵匪軼出武昌安徽為之蹂躪者
至是八年千里極目激無人煙矣

逐末宿松以北刀劍是嬉器然不靖自豫河再決鄰
國為壑瘡痍滿耳而民氣大傷自漕易而海興丁水
手散作游閒而奸徒佈滿郡縣是以粵逆下竄不終
夕已破安慶於是呂文節公奉命馳歸會同當事辦
理團練防務事宜公奏言三事當分寄白並致其力
團練之事各地方飭屬加意辦理激勸紳民殲除土
匪防堵之事於江北沿江一帶擇精幹牧令稍假威
權令其練本也之兵團本鄉之勇因本地之糧以守
本境之土各固藩籬永免徵調察其辦理之善者升
銜加俸不違其職俾得盡心固守勒賊之事專責之
統兵大帥如大帥駐營去賊百餘里者立即遣問如
此則各有責成無所庸其推諉疏入得旨嘉納惜乎
時事倥傯未及行也自浚潛太義回異域宣鎮池陽
亦歸煨燼矣江忠烈公以鄉兵屢挫賊鋒為湖南諸

公起義先聲自始事以迄於竟無所依附功在人
 心誠大丈夫矣彼執袴不足道若李家父子李公孟群河南進士
湖北殉難李鄉親之
子廣西即知縣逆軍自廣西湖南湖北長徽轉戰千里累著戰功游升安徽布政使
周公天俊弟天怡河北著賊死其亦人傑也哉
天孚金壇守城七

咄咄錄一冊終